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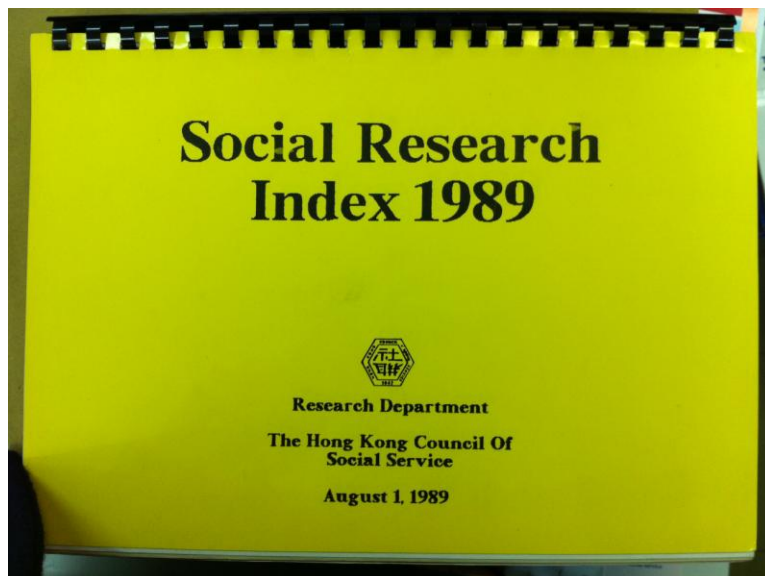
簡說舊事：從 Social Research Index 說起

黃健偉

社聯總研究主任

去年，我們邀請了一位在紐西蘭推動服務研究的專家來港，分享他在有關方面的工作；他以「菊花」花瓣，總結推動服務研究必須要做的十多項工作。其中一項，是建立一個實證社會服務的 Clearing House。題目所說的舊事，與此有關。

我在 1998 年加入社聯研究部（是當時的部門名稱），除了負責服務研究、收集和分析 Client Information System（CIS）數據外，還有一項工作：定期出版一本名為 Social Research Index 的刊物。這部刊物，跟指數無關，卻與上述的 Clearing House 概念有點關係。



(這是 1989 年版的 Social Research Index 報告)

從 1971 開始，社聯就開始製作這份刊物。Social Research Index 的製作，技術上並不困難。但每次更新資料和出版，都要花很長的時間籌備，過程要向各會員機構發出一份表格，就他們在期內進行過的研究上報資料。機構工作繁重，填寫這種表格自非首要工作，故一般很長時間才能夠完成資料收集工作。資料收集後，尚要整理及編撰。

在 1998 年那個環境而言，整個研究部的同事（包括本人），都看不到花那麼大氣力做這份刊物，最終能達到甚麼目的。我記得，大概在那一、兩年間，我們出了最後一期，後來有關資料製成了光碟（那是 Windows Office 3.x 年代！），當

時那光碟叫做 **Swik 1.0**。自此之後就停止再出版。**Swik** 亦變成了網上版：www.swik.org.hk（可惜沒有載上有關的資料！）

現在回望，自然覺得停止製作 **Social Research Index**，十分可惜；因為即使我們可以在圖書館中查閱個別研究報告，但始終欠缺有關業界在服務研究方面的全局性資料。過去十多年，業界差不多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料（據我了解，有個別機構亦按需要進行這類工作，如突破機構製作有關青年的研究索引）。

以過去十多年業界的發展軌跡看，或許大部份機構及同工均無暇製作一個索引，更惶論建立甚麼 **Clearing House**。然而，在無暇當中，我們總會見到機構及同工不斷創造新的服務、新的工作，如果真的無暇，就不會製造出這些額外工作。故關鍵可能是：這個 **Clearing House** 對大家有何意義？它的作用是甚麼？它有甚麼價值？

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，我覺得它的意義是可以不斷發掘和豐富。我想邀請大家想一想，一個研究索引或 **Clearing House**，對機構服務或業務發展可以有甚麼意義。讓我先說我的想法：

如果你關心的是公共層面的意義，即使是一個基本索引，其用處最少有二。第一、是基線的作用（包括質和量的基線），讓大家知道業界在不同時間在服務研究方面的發展處於甚麼狀況。第二、是制定發展目標，即一段時間後（如十年後）我們希望業界在服務研究方面發展到甚麼水平。

如果你關心的是機構或個人的發展，它最起碼可以達到幾項效果。第一是服務知識索引。有甚麼已知的、有甚麼不知的，都可以一目了然。第二是擴闊服務及政策知識。在各自的工作崗位內，大家只看到某些問題的一部份，若把眾人的知識集結起來，對提升專業能力，明顯會有幫助。當然，專業知識擴展了，不但對同工個人有益，對機構在服務及倡議方面的發展，相信亦會大有幫助。

看到意義的人應該不少，採取行動去實現的卻不多。社會學有所謂「集體行動命題」(**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**)：某一集體行動會對很多個人有利、有意義，但人人都希望其他人參與去實現這些利益、意義。**Clearing House** 就是這樣的一件的集體行動。在業界競爭氣氛似乎愈來愈重的今天，要實踐這種集體行動亦可能愈來愈困難。說到這裏，我想起年初美國南加州大學 **Prof Haluk Soydan** 跟我們分享加州就兒童實證服務的 **Clearing House** 經驗，他們的經驗，似乎證明即使在

競爭的環境，這種全局的資料，仍然是必須的。又或許，正在在一種競爭環境下，各市場競爭者更有動機建立這種全局資料庫，關鍵在於這個 Clearing House 的資訊是否真的包含大家都需要、都覺得有用的資料。

緬懷過去 Social Research Index 是一回事，在新環境下如何超越 Social Research Index，注入有用、重要的資訊，建立一個有生命的 Clearing House，才是最重要。

至於甚麼資訊是重要、甚麼對業界及個別服務營運者有用，則真的要靠大家提供。如果你們有興趣一同探討，歡迎提出，看看我們又可如何跟進。

2012年11月19日